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唐

明皇帝

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

先更名紹  
又更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  
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



立嫡何事賴宦  
官一言而定欲  
不致幸蜀之變  
靈武之逼得乎

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  
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

定

璿將受冊命儀制有中嚴外辨及絳紗袍璿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于是停中嚴改辨曰備易絳紗

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與不就輅步而入中嚴外辨唐書禮樂志皇帝大祀致齋畫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殿庭文武五品以上陪位二刻侍中版奏外辨受朝日同皇太子亦中嚴外辨左庶子版奏絳紗袍車服志皇帝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冬至受朝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皇太子冠遠遊冠服絳紗袍謁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為

用既尚唐公主

帝以西突厥降王阿史那懷道之女為交河公主妻蘇祿

突厥吐

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寔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

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

祿之子骨咄為吐火仙可汗收其餘衆居碎葉城

吐火

仙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明年秋嘉運擊吐火仙擒之並取交河公主而還

九月丙申朔日食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

鳥蠻別種哀牢注見前

地居姚州

唐置今為姚安

府治

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

詔

曰蒙蕩曰越析曰浪穹曰送賧曰施浪曰蒙舍

在今大理府雲龍州越析唐初置州後為蠻所居亦

曰磨些今麗江府是浪穹今大理府浪穹縣是送賧

今大理府鄧州是施浪居矣苴和城在今浪穹縣蒙

次和山下蒙舍亦名陽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考通

鑑蒙蕩送賧施浪三詔作

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

蒙越樣備越澹今從唐書

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彊大

高宗

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

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

而五詔微弱乃賂

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

義于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

今在

大理府太和縣南名

卒為邊患

胡三省曰南詔自此始

太和村城址尚存

卯巳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

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

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掩

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

內官掌內傳宣及諸

親命婦朝

會之籍

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于白

真陀羅逼令縊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

之守珪坐貶

已而守珪  
疽發背死

秋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

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縣贈弟子為公侯

伯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祫  
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辰庚 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  
輒問曰風度得似九齡不讀曰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那史那斯為十姓

即西突厥十部具見前

可汗

突騎施吐火仙既被擒詔立那史那懷道之子昕為  
十姓可汗莫賀達干聞之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  
昕謂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干為突  
騎施可汗已而昕竟為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

後安西節度使夫蒙靈登討莫

賀達干斬之突騎施亦漸衰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

注見前

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

事見前

其地險要唐屢攻之

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運資糧以逼

之吐蕃發兵來救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于是

貶昱高要

注見前

尉以張宥代之宥文吏不習軍旅悉

以軍政委團練副使

唐注凡有團結營之處置團練使

章仇

復姓本章氏因

避仇逆加仇字

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說之

以宥為光祿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

結謀使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

遠

敬宗曾孫

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彊騎救之吐

蕃引去

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已饑饉待奏報  
而後開倉民其

奚救其必於饑  
饉之前即奏報

即命有司開倉

庶乎民得稍濟

耳若如元宗之

制先發後聞是

惟廉正如沒點

輩或可便宜行

事苟非其人將

見民未蘇而墨

吏先飽其壑終

於民無少救益

元宗違道于舉

之舉不可為訓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前承饑饉比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  
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  
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  
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

即宋王成器  
更封改名

追謚曰讓皇帝

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凡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為  
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  
王璿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

在今西  
寧府西

騎將臧希

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

不能禦

初嘉運入朝獻吐火仙之捷上嘉其功以為  
河西隴右節度使經畧吐蕃嘉運恃恩流連

不時發裴耀卿疏言嘉運雖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况防秋非遠未言發期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乞速遣進逐嚴加訓厲上乃趣嘉運行及是竟無功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

百

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以其

首領為都督刺史凡州府

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

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云

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倚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

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鞬鞞治營州隴石節度備  
禦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靜夷獠  
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  
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 龜茲唐安西四鎮之  
一本西域國治伊邏廬城即漢延城也今其地為庫  
車城在吐魯蕃西南路室韋契丹別種地在今黑龍  
江西北餘注俱見前守捉唐制  
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

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  
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  
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

物

淮安王神  
通曾孫

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

其山巔為輓路沃醢而鑿之棄石入河水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上疑之遣宦者往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

羣臣請加尊號

先是上夢元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

使求得之于豔屋

音周室漢縣今屬西安府元  
和志山曲曰豔水曲曰屋

樓觀

山間

元和志樓觀在豔屋縣  
東舊有尹先生樓故名

迎置興慶宮至是陳王



帝之子  
名珪

府參軍田同秀言元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

尹喜故宅

宅在陝州靈寶縣函谷故關有望氣臺窠  
字記春秋時喜為關令見紫氣文餘飛入

關曰必有異人過此次日老子  
果騎青牛至後人即其處立臺

上遣使求得之羣臣

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于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于是

加同秀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即同秀所為問一  
歲清河人崔以清言見元元皇帝藏寶符在武城紫  
薇山勅使往掘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倓知其詐按問  
果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其後或又言元元皇帝降  
于華清宮之朝元閣因改會昌縣曰昭應武城即  
漢東武城縣後魏曰武城今屬東昌府會昌縣天寶  
初置七載改昭應宋  
曰臨潼今屬西安府

二月享元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  
天地于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  
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

字子金京兆萬年人

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字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于是韋

堅王鉞

方翼之孫

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

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凡也督江  
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鏊亦以善  
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  
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部侍郎盧絢  
絳州刺史嚴挺之為其所忌皆左遷散秩世謂林甫

口有蜜腹有劍

上嘗陳樂于勤政樓下垂簾窺之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

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証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孟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數哂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

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

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

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曰在政府選

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于上擢其子頤為首祿山言于上上招入面試之頤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苗晉卿字元輔潞

州壺

關人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臯繇為德明皇帝

時謂老子父官周上御大夫又謂臯繇為理官以理為姓殷周時避難食木子而生因改姓李故皆追尊之

廣運潭

在長安縣東南

成加韋堅右散騎常侍

舜五臣惟臯陶之後不有天下然何傷于道種之德後魏高允以其裔英布由黜而王舉為刑

官之戒其說同  
已不經而元宗

尊皇尚為帝因

李及理且舉陶

作士並無理官

之名附會說妄

徒為後世所笑

而已

堅引澶水

源出藍田縣谷中北流  
至咸寧縣合灃水入渭

抵苑東望春樓下

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壘自江

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

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陝尉崔成甫著錦半

臂紅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

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  
體純如亦其後得寶符

于桃林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歌辭曰得寶弘寶野

弘農得寶邪潭裏舟船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

聽唱得寶歌其俚更甚桃林縣名隋以漢弘農縣

置天寶初于縣得老子寶符更名靈寶今縣屬陝州

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輕貨仍

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  
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甲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

名豫以字稱襄陽人

稱祿山公直李林甫

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胡三省曰回紇自此強盛

初突厥毘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毒

死 毘伽被毒忍死誅梅錄吸夷其種乃卒

其子伊然可汗立

八年死弟骨咄立冊為登利可汗其

左部攻殺之立毘伽可汗子為骨咄葉

護所殺

登利年幼其母婁富預政登利從父二人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其母誘斬右殺

奪其兵左殺懼攻登利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毘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

葉護遂自立為可汗

上以突厥內亂令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

等部已而拔悉密及回紇葛邏祿三部並起攻葉護殺

之尊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



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

可汗

上遣使諭烏蘇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部攻之烏蘇遁去其西葉護

阿不思及西殺葛臘等帥千餘帳相次來降

至是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國

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

度使王忠嗣以兵乘之忠嗣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

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

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遣使言狀上冊拜

裴羅為懷仁可汗

懷仁于是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于烏德鞬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

又併拔悉密葛邏祿

凡十一部各置都督

明年懷仁攻殺白眉突厥遂亡

始突厥國于後魏大統時

毘伽可敦

即登利母婆蜀

帥其衆

至是滅其地盡入回紇

來歸上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

懷仁既殺白眉斥地愈廣

東極室韋西抵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已而懷仁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勤可汗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

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

林甫以慎矜屈附于已復以為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

九宮自一至九其神太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乙其星天蓬

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卦八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九同離六乾七兌八艮其五行一為水二與五八同土三與四同木六與七同金九為火其方之色曰白黑碧綠黃赤紫而白兼一六八之三

初術士蘇嘉慶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于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伴天地

酉配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

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  
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

護羣臣表賀

上尊道教慕長生于是所在爭言符瑞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

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鈇求獲之已而  
山人王元翼又言見元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真  
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  
祝聖壽上說 太白山終南別名今在鳳翔府郿縣  
東南其山最高古謠武功太白去天三  
百即此金星寶仙二洞俱在太白山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要邊為務常曰太

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

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

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

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

為自張仁奩

張仁愿初名仁奩

之後將帥皆不及

忠嗣每互市高估馬

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

唐太宗開基今  
主而有巢刺王妃  
之事至元宗開  
元致治庶幾無

愧祖風而太真  
册立恥甚斬生  
豈非前之胎謀  
不臧而後之罹  
甚效尤者耶

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

女道士也

號太

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暮

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

册為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

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已

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為金吾兵曹叅軍

釗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

從軍于蜀資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  
件通頗讀書有才智韋仇兼瓊引為採訪使委以  
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  
李林甫必見危聞揚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

患矣仲通言到本末到儀觀甚偉言詞敏給兼琬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于京師驢蜀貨直萬緡到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于是諸楊日夜審兼琬且言到善擢捕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

新政唐

縣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南部縣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

常山愨  
王永乾

曾孫天寶元年代  
牛仙客為左相

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

奪之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

尚公主

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契丹王以甥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

以叛祿

山討破之

己而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虜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

薦享之日

廟深產芝

以王鉞為京畿採訪使

初鉞為戶口色役使

掌諸色雜徭役者

敕賜百姓復除鉞奏

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于不復除舊制戎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



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鉞皆以為避  
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  
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于左右藏取之鉞  
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  
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上以鉞為能富國益厚遇之  
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

楊到侍  
宴禁中

專掌樞藩文簿鈎技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  
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鉞鉞因奏充判官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

唐郡今浙江  
處州府是

太守皇甫

惟明為播州

唐置天寶初為郡  
今貴州遵義府是

太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欲動

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

太子先封  
忠王見前

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

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韋

聖相見

聖為太  
子妃兄

聖又與惟明會于景龍觀慎矜遂告

聖與惟明謀立太子叔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之上

亦疑聖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

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謹怒不及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擄其全部

而歸

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

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言祿山必反林甫益疑之已而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雄武城

在今順天府薊州東北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

初適之與林甫有隙

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冕使法曹吉溫鞠之溫置吏于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巖薦溫才上召見顧巖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矣冕薦溫于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鉅疎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吉溫頃從子羅希奭殘塘人南曹郎唐書百官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判南曹

以陳希烈

忠州人

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于林甫希

烈但給唯諾

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于私家

主書抱成案詣

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

妃嘗以妬悍不避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

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縑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亥丁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皇

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先是韋堅之弟

將作少匠蘭兵部員外郎芝

為堅訟寃且引太子

為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黨堅遂長流

適之貶宜春

本袁州天寶初改郡

太守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

告贊善大夫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

有鄰女為太子良娣良娣之子勣妻也勣性疏狂好功名善交結豪傑名士與妻族不協欲陷之故為飛

語以

林甫令吉溫鞠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

太子亦出良

勣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

敦復先以平海賊有

娣為庶人

功擢嶺南經畧使林甫忌之貶淄川守

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

與定交會鄴郡太守王琚以贓貶江華

唐郡今湖南永州府道州

是

司馬琚性豪侈與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

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別遣羅希奭按邕敦復皆杖

死

邕才藝出衆虛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林甫又

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瓘等死希奭自青州之

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雲

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

字次律河



赦有罪正以殺  
無罪故王通謂  
無赦之國其刑  
必平元宗於瑤  
瑤之死不貸其  
子梁孝之誅不  
宥其臣顯雖吉  
綱流喜天下宜  
真寬仁之主觀  
欲除新法以傳

南人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聖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生

聖罪收繫綱典船夫傲刺適員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綱典十船為一綱以吏典之

###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

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

好生之名是亦  
顛倒之甚者矣

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  
俚言污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  
奏聞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  
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  
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  
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

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

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

臣愚癡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

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

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祿山于

御座東間設金雞帳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娣弟皆與祿山叔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

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南驪山之麓

名其宮曰華清

先是置溫泉宮上歲幸之至是更宮名曰華清治

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

內有集靈臺朝元閣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

又築

羅城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

突騎

施哥舒部

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酋長之子

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

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南以大斗技谷為

名

副使李光弼

營州柳城人契丹王措落之子

為河西兵馬使翰先

弼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

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

兵于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

不敢復來積石軍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上欲

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  
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  
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決將軍董

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

不盡如其所欲

李光弼曰大夫以數萬衆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且此

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杜其護  
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  
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  
不過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察中上佐豈以數萬  
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  
行占人之事非光弼所能及也

延光過期不克言

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  
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  
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  
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  
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

陽太守

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因  
以為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撓使之奏劾

付羅希奭吉溫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  
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洎高力士常保護于

上前故林甫終不能

問也 張洎說之子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嘗與之私語識書

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

天下將亂勸慎矜于臨汝山中買莊避亂

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

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

家有識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

鉉同鞠之

使言溫捕敬忠于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稍獲溫不與語鎖

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歎服惟獨子  
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答敬忠懇  
請哀切至于再四乃令給紙筆  
答辨還鞠慎矜即因為證 慎矜不得已皆一一

自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乃使盧鉉入長安嚴搜其家  
鉉袖讖書入閤中出詬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  
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我家哉吾應死而已于  
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



或有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  
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  
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  
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先是宰相皆以

德度自處驕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  
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齋街前懸在數  
百步外居則重闕複壁如防大敵  
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

高麗人

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

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

日至連雲堡

胡三省注堡在吐蕃南依山北據娑勒川為固

破之遣將軍席

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

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款賜之大臣至盡縛

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

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

唐書西域傳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藤橋去

城六十里甫畢而吐蕃救至已無所及

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濶盡

一天力修之  
莽年乃成

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

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

蒲州猗  
氏人

判官任以軍事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  
久任不遷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

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  
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  
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  
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遷  
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  
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  
怯雷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  
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  
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  
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

下皆出于林甫專

寵固位之謀也

弒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

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翁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

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

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上嘗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

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

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

後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

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元宗寵任力士致太子諸王以翁兄稱謂將相皆出其門豈得謂之謹而少過蓋是時士大夫正直者少備其氣缺方河欲之不暇尚何有於疾惡乎厥後轉因元振趙起流毒滋甚終唐世

而不能羊官  
之禍實及禍于  
此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祿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  
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  
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錡錡五家

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款四方賂遺惟恐居後  
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

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焉號固

尤為豪蕩

號固新第堂成召匠巧墁以絳繭五百段  
費之匠嗤不顧曰請取燻蟻蚋蟻記其數

置堂中苟失一

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

在青海上

應龍城

在青海中龍駒  
島魏書吐谷渾

傳青海中有小山每冬水合後游北比山  
明年生駒必多駿異因名其島曰龍駒

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

中以謫卒二千戍之

明年冬青海水合吐蕃大至戍者盡沒

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

為妖言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

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其府統軍為折衝都尉

皆有木契

以木書契

銅魚

刻銅為符作魚形契與書皆中剖以其左付軍府其右藏天府

朝廷徵發下敕

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彊騎

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

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

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



為邊將若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  
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  
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  
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  
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  
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  
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諡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

曰大道元  
元皇帝

高祖

曰神  
堯

太宗

曰文

高宗

曰天  
皇

中宗

曰孝  
和

睿宗

曰元  
貞

五帝諡帝皆曰

武

大聖后皆曰順聖

閏月上謁太清宮羣臣上尊號曰  
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

帝十三載

二月復加元

元皇帝

及諸帝后諡

號上

亦加尊號至十四字  
太清宮元元皇帝之廟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

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

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

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獲吐蕃四百人

唐士卒死者數萬

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顛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

已而關中旱嶽祠災遂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

本潮州天竈初改郡今廣東潮州府是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思遇浸深溫遂棄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溫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

元魏後

介

後周後

鄒

隋後

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

閔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

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

尾九星後宮之場妃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郵孫其後不失厚道崔昌

乃以閔位之傳會五運理代

之曲說邀求殷周漢後為三恪

后之府考唐書天文志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熒惑後至而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凶據此聚未五星而衛包言四星者蓋以熒惑後至而不言且附會殷周漢唐之說也

天意

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鄒公

十二載夏

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衛包皆坐貶時  
李林甫已死楊國忠欲攻其短故有是命

###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葇若酒

葇若藥名以其子  
釀酒飲之不復醒醉

而阮之動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

上命有司先為起第于昭應祿山至戲水

在臨潼縣  
東下流入

渭水古  
有戲亭

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

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

前此

聽祿山于上谷鑄錢五

墟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

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

皮羅閣死

閻羅  
鳳嗣

忿怒發兵反攻臨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年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

帝之女

從者爭西市門楊

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  
鞭公主泣訴于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  
官不聽朝謁

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為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命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及第成  
祿山置酒請墨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

日遣諸楊與之遊宴

通鑑載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  
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

以錦繡為大襖祿裏之上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  
祿山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益自驕恣考此出於  
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  
稗史恐非實錄今不取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

說祿山曰李  
丞相雖以時

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溫于上溫即奏  
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



稱温才  
于上

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温為副使知留後以大

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

林甫與祿山語每  
揣知其情先言之

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于中  
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折荷言無不  
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  
每還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  
須好檢枝即反手據  
林曰噫嘻我死矣

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

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

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

雍奴人

因

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

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  
善戰一可當百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

契丹部人為

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珣白潤容

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

音耐元皓

能氏

系出

長廣 田承嗣

盧龍人

田乾真那史那承慶為牙爪

尚本名不

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  
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祿山因置幕府  
出入臥內尚典牋奏莊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  
治軍嚴整當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

人入閫士卒無一人不

在者祿山是以重之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可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于吐蕃

吐蕃號曰東帝

閣羅鳳刻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

世零復歸唐當指此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

南多瘴氣莫肯應募揚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

軍所

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徭役國忠奏先取高勲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擊大食

注見前

敗績

初仙芝偽與石國

月氏餘種在漢大宛西鄙

約和因兵襲之虜其

王以歸

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索駝皆入其家 瑟瑟廣雅曰碧珠也

石國王子

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

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畧盡

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詬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己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

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  
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段  
秀實字成公沂陽人

###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  
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  
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

師州

唐霸州以室韋部置後備治于良鄉縣之故東閭城

歸罪于左賢王哥

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

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

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子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祿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十一月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于是商賈不以為便

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于上乃更命非鉛錫所  
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會突厥降將阿布思

叛

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  
遷朔方節度副使獻忠有權畧不為安祿山下祿

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

恐為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

祿山遂頓兵

不進已而阿布思為回紇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

由是祿山兵精天下莫及

阿布思遁入葛邏祿  
其葉護執之送京師

改吏兵刑為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

鉞權寵日盛其弟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

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

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故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詰之私庭鉞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

鐸所善邢緯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

上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意鐸在緯所先遣人召

之曰晏乃命捕緯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

至擊斬緯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鉞必預謀上以



鉞任遇深不應同逆

李林甫亦為之解辨

乃命特原錡不問使

國忠諷鉞表請罪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

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

任海川韋會

等事皆發

獄具鉞賜自盡錡杖死于朝堂有司籍

其第舍數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

以林甫薦王鉞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

甫父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鈇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

天下始與林甫為讐敵矣

是秋上復幸左藏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

官魏仲犀見之遂以

仲犀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

先是林甫奏請楊國忠赴鎮劍南

國忠既領劍南節度南詔數寇邊蜀

人請國忠赴鎮林甫因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

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

至是林甫疾劇上遣中使召

聞之憂懣不知所為

國忠還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

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

覆面林甫遂死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

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

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凡

領四十餘使

或勸陝郡進士張象謁國志象曰君輩倚揚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氷山耳若皎

日既出君輩但無失

所持手遂隱居嵩山

已癸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

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徇時人

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

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

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  
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  
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  
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于是門下  
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

時中書舍人宋昱知  
選事進士劉迺遺昱

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  
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揮之間  
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  
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如魯夫何暇  
論聖賢事業乎 劉迺  
字永夷河南伊闕人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  
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更按問林甫婿諫議  
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  
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親近黨與坐貶者五十餘  
人剖棺抉其含珠襖其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  
之

夏五月以魏周隋依舊為三恪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

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

先是翰與祿山俱入

朝上使高力士宴之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乃止由是為怨愈

會翰擊吐蕃悉收九曲

唐軍名在今蘭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唐書吐蕃

傳九曲地宜畜牧開元中吐蕃駱都督楊矩請其地為金城公主湯沐矩表與之由是吐蕃近與唐持勢

益張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復故地遂列郡縣

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

祿山因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

是時中國盛

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嘗乘白

橐駝日馳五百里安

遠門長安城西北門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

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

會于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



日國中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  
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  
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架若雲錦國忠仍

以劍南旌節引于其前

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  
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

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  
子何患不富貴乃令胤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

遂置暄

上等

甲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

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

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表言  
溫自副因擇良馬納范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垧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

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詞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通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均皆翰林院供奉

###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效甚多乞超資加

賞

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

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

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揚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

敢言者

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

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垧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均官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鉤

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

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

皆因力士致將  
相則亂源本其  
所自釀蓋宦豎  
本無深謀其初  
不過因錫媚為  
之薦劉進事變  
已成難汲汲直  
陳亦已無及其  
罪固不可以一  
言貸也

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  
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  
禍起不可復救何謂無憂  
也上曰卿勿言朕深思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

字會微  
湊之子

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  
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  
之

###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

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使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然之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

字殷卿安石子

為桂嶺

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西平樂府賀

縣尉吉溫為澧陽

本澧州天寶初改為澧陽郡後仍復為州今隸湖南省

長

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  
告陟贓污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于安祿  
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  
為溫訟寃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  
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二十八年戶  
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  
四千八百一十

四萬三千六百九

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足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

不持寸兵

至是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

十八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紀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



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

山之請

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

知韜楊光嚴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瑒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賈循華原人輔姓晉大夫智果別族為輔氏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鞞夫二人遣蕃將二十

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

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始有

疑祿山之意

會輔瑯琳受賂事泄上托以他事撲殺之

遣中使馮神威齋

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  
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心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  
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  
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

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宮自京  
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  
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  
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衆引兵而  
南步騎精銳烟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  
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  
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  
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

時上

幸華清宮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

賊方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

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

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

橋為守禦之備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清宮還誅之

以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德軍在今吳喇咸旗西北使兼九原太守至是授

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

猗氏人

為河南節度使

領陳留

本汴州天寶初改郡今河南開封府是

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

者皆置防禦使

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已自靈昌渡河介然授兵乘賊衆恟懼不能守

太守郭納以城降介然遂被殺祿山聞其子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陳留將士降者皆

殺之以快其忿

靈昌本滑州

天寶初改郡今衛輝府滑縣是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以榮王琬

帝之子

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

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

集皆市井子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

誠監其軍屯於陝

唐宦者監軍自此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安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

愷

并州文水人

御史中丞盧奕

懷慎之子

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

祿山假子

張孝忠

本奚種名阿勞後歸朝賜名

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

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

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

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  
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愷坐府中奕先遣妻  
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  
採訪判官蔣清欽緒之子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  
黨曰凡為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  
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

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

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

郡皆降于祿山

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

為之備兵

亦稍集

東平

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郡

太守吳王祗

信安王祿之弟

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

即宋州注見前

太守東畧地郡縣官

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

漢縣



今曹州府  
單縣是

尉賈贲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

祇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潁王璿

二王皆  
帝子

為劔南節度使

時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

乾  
族孫

崔圓

字有裕貝  
州武城人

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

上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  
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

早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  
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

楊

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

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

起兵討賊

祿山長驅且入河北諸郡望風而靡真卿獨能移守平原擗賊賊業迫義聲既倡而清河間之衆咸保有所禦承即常山亦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

聞而警處真卿  
有時不可謂非  
中流砥柱惜其  
後弗克嬰城固  
守不免春秋責  
備耳

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  
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  
至萬餘人涕泣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  
段子光齋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  
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

哭受弔

祿山以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  
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其

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元首至  
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滉詣平原計事饒陽  
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  
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

以衆數千或萬人吳壯真卿為主軍事皆稟焉景  
城本滄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州屬天津府清池隋縣  
明省故城在滄州鹽山隋縣  
今屬天津府餘注俱見前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

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

上大怒遣令誠齋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

初常清既敗三

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  
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劾常清草遺表曰臣  
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祿  
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

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令誠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思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滅糧賜刑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收斬之先

是哥舒翰入朝以疾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

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六萬以討

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為行軍司馬蕃

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併仙芝舊卒號二十萬

軍于潼關

翰疾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

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

懈弛無鬪志

王思禮高麗人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

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此地在歸化城南

郭子儀使

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

鐵勒部人擊破之

子儀乘勝遂收雲中拔馬邑開東陁關

在今代州南胡三省曰時

河東太原開闢以拒賊

子儀既破賊衆闕始開

常山

即恒州注見前

太守顏杲卿

字昕真卿同五世兄

起兵討賊河北諸

郡皆應之

先是祿山至藁城

漢縣今屬正定府

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

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  
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  
將起兵會族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  
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將李欽  
湊守井陘口呆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賊

將高邈何千年適至又擒之

賊將張獻誠方圍饒陽  
千年因謂杲卿曰此郡

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  
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薺彼則成擒矣  
今日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解  
饒陽圍此亦一奇也杲卿說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

皆 杲卿乃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

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

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

即幽州

盧龍

唐志無盧龍郡胡三省曰當作北平

密雲

本檀州天寶初改郡今順天府

密雲縣是 漁陽

今薊州天寶初置郡

汲鄴

注俱見前

六郡而已

杲卿又密使人入漁

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

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

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

變而還 馬燧字洵美



丙十五載

肅宗皇帝至德元載

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劉友益曰書僭號自祿山

始天子在上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

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

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

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

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

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如此何負于汝而

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

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

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高

古无反  
磔也

之二人比死罵不

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  
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

為賊

守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  
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為河  
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  
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

陘至常山常山圍練兵執安思義出降

光弼得思義不殺引問計

答曰大夫遠來疲弊遇敵恐未易當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雖銳不能持重氣沮心離乃可圖也

光弼曰善釋其

縲即移軍入城 思明方圍饒陽

太守盧全誠拒守不下

聞常山

不守立即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

弩于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

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

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

漢縣宋省故城在今棗城縣

南逢壁

九門

之地 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

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

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與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紀常山程道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軍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戰于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復如博陵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劫遂攻趙郡降之渾瑊鐵勒渾部酋長釋之之子

真源

唐縣今鮮德府鹿邑縣是

令張巡起兵雍邱

注見前

討賊

先是譙郡注見前

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

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于元

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

潮復與賊將李懷仙

柳城胡人

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

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于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

等遊說真加對  
未脫戰國策士  
結習無其執手  
等畫於時勢聯  
若指掌與郭李  
拒調掘穴若合  
符契少年壯賊  
如此使得竟其

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  
食裹瘡復戰賊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人  
而還軍聲大振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

一作萼字伯高趙人

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

于真卿

萼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隣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

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百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

用當不失為將  
才而其後畧無  
表見豈其措置  
本不違所言抑  
天奪之算齊志  
以破歟

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心腹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  
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  
兵欲何為乎等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  
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義未有決辭定色僕  
何敢違言  
所為手 真卿欲與之兵眾以等年少輕慮必無所

成真卿不得已辭之等就館復為書說真卿

書曰清  
河去逆

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  
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  
敵公能  
無悔乎 真卿得書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

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

乎等曰聞朝廷遣程千里

京兆萬  
年人

將精兵十萬出崞



音口 舊唐書崞口在相州西山胡郭 三省曰蓋即壺關之險也

賊據險拒之不得

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

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

即幽州

然後帥諸

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

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

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

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令參軍李擇

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

隋縣今屬

東昌府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

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  
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  
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  
軍權稍移于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  
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

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

進明攻信都郡久之

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

勇士乃克之第五琦字禹珪長安人

夏四月以來瑱

邠州永壽人

為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于左拾遺張鎬

字從周博州人

及蕭昕

字中明梁鄆陽

王恢七世孫

鎬昕薦瑱以為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

謂之來嚼鐵

以劉正臣

武陟人

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將軍劉客奴董秦

薊人後賜姓名曰李忠臣

王元志同謀殺

呂知誨

祿山首發以知誨守平盧

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

范陽以自劫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

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

平盧賜名正臣秦及元志拜官有差

已而正臣將襲范陽未至為史

思明所敗此還

王元志醜殺之

以虢王巨

高祖子鳳之曾孫

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垆薦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  
祇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

亦曰嘉禾山  
在今定州曲

陽縣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  
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

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

在今定州

南即古泜水源出山西遼正定定州至  
祁州與唐河合唐河古一名滏水

祿山復使蔡希

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

郡兵助之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

今曲陽縣隋曰  
恒陽唐元和中

更今名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

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

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

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

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前者顏杲卿起兵漁陽路絕杲

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

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詔之曰汝數我反以為萬全今守

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

莊懼數日不敢見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

辯對思禮數言  
尚知大義何以  
淫潤既清遂配  
顏倫息不復存  
老惡之心則臨  
敵之撫膺恸哭  
亦僅為身謀而  
已

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  
旦絕之請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  
遂議棄洛陽走  
歸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

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

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

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寇實徭翰也翰聞

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漸上  
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

會有告賊將崔乾

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  
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  
以誘我若往必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  
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  
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  
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  
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  
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翰逗留恐失機會上



以為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

兵出關遇崔乾佑之軍于靈寶西原

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

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

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

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

遁者官軍懈不為備

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東槍槊不能用翰

以羸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羸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

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投

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闕乾祐遂進攻潼關克之  
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祿山謂翰曰汝  
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  
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

唐制  
烽侯

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  
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

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

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

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

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

必更斂于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卽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聽

綱目書楊國忠  
及貴妃伏誅說  
者謂二人之罪  
且誅書法所以  
正名定罪誅不  
知是時衆叛親  
離成柄不出元  
宗且元宗亦無  
誅之之意安得  
謂之伏法惟據

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  
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  
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  
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  
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  
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次于馬嵬

在今西安府  
興平縣西

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

賜死

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

欲誅之因李輔國

東宮  
宦者

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

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

事直書則眾名  
既著而元禮嫉

與故君之惡亦

自彰仕甫一生

忠節獨於此征

詩褒美元禮太

過不可為訓且

彼時之宗顯沛

流離楊氏又安

能更為人患哉

若謂宜誅則當

安祿山未叛楊

氏方盛之時捨

身國戶方可謂

之志臣元禮所  
為正韓愈所謂

蕃謀反國忠走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

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

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

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

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

見素之子

前

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

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

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

人下石焉者在  
朋友尚不可而  
況君臣乎若元  
禮者直亂臣賊  
子其去祿山蓋  
一間耳

豈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  
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  
入觀之元禮乃免宵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  
于是始整部伍為行計

因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  
倉縣令薛景仙誅之 陳倉

漢縣唐至德中改  
寶雞今屬鳳翔府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  
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

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  
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  
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  
俊太子與李輔國執韉諫曰逆胡犯帝闕四海分崩  
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

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  
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  
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

平王俶

亦太子子  
即代宗

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

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  
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  
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  
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  
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



春絲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  
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  
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  
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  
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  
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  
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  
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

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俛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

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

字章甫河東人

衣冠名族必無二心

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

彭原

本寧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州屬慶陽府

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

糧遂至平涼閱擊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

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鳳縣是

以崔圓同平章事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是月改扶風為鳳翔府

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卻之

時祿山遣其將以勅書繒綵誘河隴將士

大震闕使郭英乂斬之

大震闕即隴關在

今鳳翔府隴州西郭英乂字元武知運之子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  
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剗其心以  
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輒以兵送  
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  
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洵等皆降于賊祿  
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

于是賊勢大  
熾西脅汧隴

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中既陷長安賊將日夜嗜酒  
專以聲色寶賂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

蜀天子北行亦

無迫迫之患

帝至普安

今四川保寧府劍州  
天寶初改為普安郡

以房瑄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  
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洎張均受恩最深且連戚  
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  
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  
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  
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

相

初陳希烈羅相上許以相代之  
相拜謝既而不用故相懷怏怏

秋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

是為肅宗

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

冕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

字之巽通族子

水陸運

使魏少遊

那州鉅鹿人

判官崔漪盧簡李涵

宗室永安王孝基曾孫

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

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

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于太子且籍北方

馬寇之命肅宗  
固再三辭遜矣  
茲靈武之日行  
即位出於何典  
且靈武距劍南  
為時不過兩月  
不聞此一介奉  
告故范祖禹直  
斥為蔡元振父  
持議嚴且正矣

良婦新產為贈  
士經衣猶婦人固  
寵取憐常態至  
欲居前禦寇竟  
自託於馮婕妤  
之當熊肅宗為

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

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

境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宮室幃帳

皆做禁中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

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

位于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

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時文

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  
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

巧言所惑不明  
甚矣先為小忠  
小信以成其大  
不忠不信婦寺  
相然他日竊柄  
宮闈與路武韋  
前轍皆此一念  
階之禍也

及時元宗未傳  
但太子意得以  
太子即位意夫  
母為上皇而即  
吾為上皇意故  
此書法至八月

史孝勉奏彈之繫于有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  
朝廷始尊張良梯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  
梯每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梯曰舍  
梯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  
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  
以是益憐之李勉字元卿高祖子鄭王元懿曾孫  
張良梯鄧州人家新豐元  
宗母嘗太后女弟之孫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  
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  
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象輿所



上皇使人來冊  
寶如靈武後始  
如綱曰書上皇  
然太子既已自  
行即位故書上  
而不書帝以別  
之而於元宗則  
仍書帝八月後  
元宗書上皇肅  
宗方書帝

在

李泌

字長源魏柱  
國弼六世孫

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

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

隋縣明省故  
城在今黃州

府蘄

後隱居潁陽

後魏縣金省故城在  
今河南府登封縣

上自馬嵬遣

使召之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

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

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

屈其志上乃止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  
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  
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  
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  
慚卽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  
西行軍司馬李栖筠

字貞一  
趙州人

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

遣之

帝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丘

潮與張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

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圍守四十餘日

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

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

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城中矢盡  
廼縛葉為

人千餘被以黑衣縫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  
萬其後復夜縫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

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  
巡使郎將雷萬春史不

詳所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  
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

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斬

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歛軍還平原已而光弼

郭子儀引兵西入

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太守王甫守常山未幾甫欲

降賊諸將殺之常山無主遂與趙郡俱陷

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

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

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  
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

有興復之望矣

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有以賞

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人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賞功以官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

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

無乏用帝悅以為租庸使

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

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墾法用以饒

洋川本洋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

洋縣是漢中王瑀汝陽王璿之弟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

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渙

元暉子上皇至蜀拜同平章事

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

武傳位九月見素等至奉上冊寶上不肯受曰比以

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

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上素聞房瑄名虛心

以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大事多謀于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

將拱手

避之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

坐部六堂上坐奏  
立部八堂下立奏繼

以鼓吹

鈇歌鼓  
吹曲

胡樂

龜茲疏勒  
諸部樂

散樂雜戲

兩戲亦  
縣所進

又

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河西節度使楊敬  
述所獻凡十二曲

又教舞馬百

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

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于凝碧池

在洛陽  
禁苑中

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

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池西向慟哭祿山

怒支解之

祿山聞師日百姓乘亂多盜廬物既得長安命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

益思唐室自上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上津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鄖陽

府郎

西縣

九月以廣平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

元帥長史

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以為不可

從英果有才器軍中

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能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

乃以廣平王儼為元

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

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

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

任行高志泌乃受

泌又言于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

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從容奏聞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

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委俟與泌掌之 通進

禁門側置輪盤過夜門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而進

###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

不敢相臣語雖  
出孟子然非堯舜  
卓犖之正道

守禮之于承宥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  
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  
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  
之于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

彭原解合狹陞  
上與張良娣傳

打于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  
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先是冊寶至靈武上皇賜良  
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  
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

寧王倭泣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  
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  
以喜極而悲耳既而上又謂泌曰良婦祖母昭成太  
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  
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  
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婦  
申是惡泌及倭倭謂泌曰先生舉倭于上得展臣子  
之効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倭以良婦  
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姑置之  
倭不從 昭成元宗母竇太后諡

###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  
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

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

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

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

一作陶

斜

在咸陽縣東其

地斜出故名 敗績

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

多怨之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為嶺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

進明入謝上怪問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而房瑄專為迂

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又多布私黨以副我權其意以為上皇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

許之瑄又請自擇參佐以李楫為司馬劉秩

字祚卿如幾子

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于陳濤

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

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

十戰克宜於古  
四軍不宜於今  
為瑄川之取敗  
公孫曼輪不逆  
日當旋以表節  
之律必何以復



人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

東鹿人

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李奐李暉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  
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清河博平諸  
郡皆陷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  
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  
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  
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

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  
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  
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  
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  
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  
以至于死

永王璘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

字達夫滄州渤海人

等討之

綱目

作上皇遣高適等考唐書通鑑及綱目注本文遣適等者乃肅宗非元宗也網疑有悞劉友益乃謂病肅宗而

書上皇不以肅宗主之此  
豈據事直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  
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  
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  
瑒有勇力好兵薛瑆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  
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  
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瑱  
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

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式遣兵拒之皆為璘所破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

韋陟會于安陸

即安州  
注見前

結盟誓衆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

汾陰人

長史龐

堅涇陽人殺之

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

洛陽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玉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

雄據四海之志邪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每遇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張巡移軍寧陵

注見前

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于雍丘之北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  
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  
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馮步二萬將襲寧  
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  
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  
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

巡以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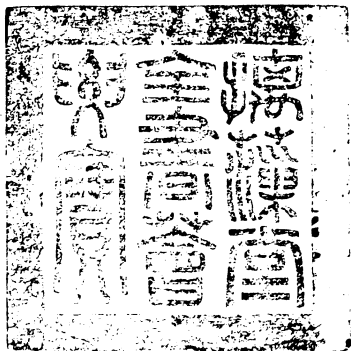
有功遠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  
為殿中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